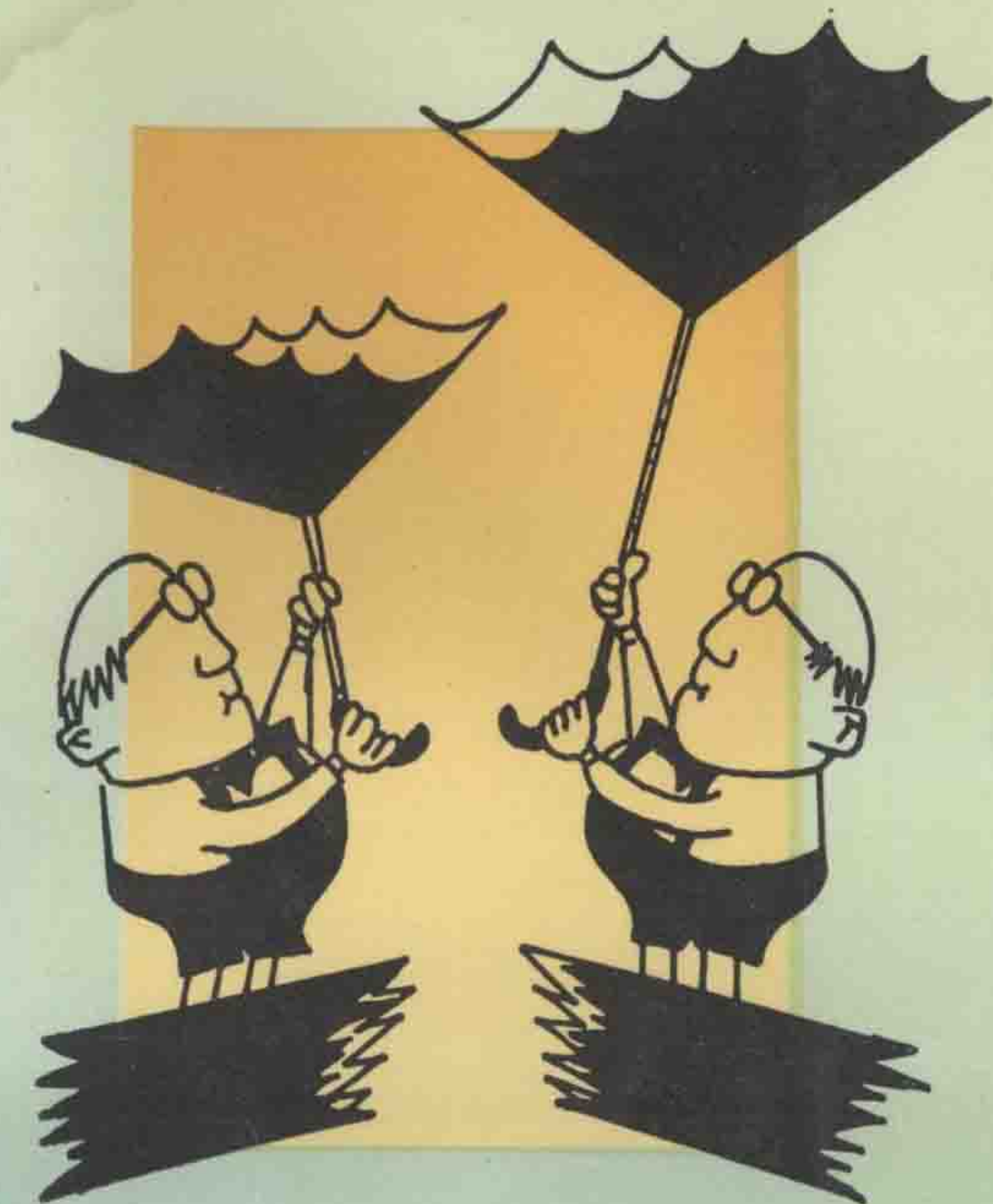


ZHANGSHANGXIAOSHUO



台湾掌上
小说
精品

林如求 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林如求 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台湾掌上
小说精品

TAI WAN ZHANG SHANG
XIAO SHUO JING PIN

台湾掌上小说精品

林如求 选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3年12月·福州

内 容 介 绍

台湾文坛常把微型小说叫做“掌上小说”。它便携、亲切、趣味性强，是台湾极短篇小说的一大特色，为台湾广大民众所喜爱。它适应了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特点。《台湾掌上小说精品》共收录了台湾微型小说佳作约一百三十篇，绝大多数是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的，其中有不少篇章还是台湾历年的得奖作品。这些佳作，从各个侧面，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台湾的社会生活，描绘了各阶层广大民众的精神风貌。它是一种既深刻而又轻松，既幽默活泼而又新颖独特的文学样式。它对当今的大陆读者，不仅具有相当的警示和借鉴作用，而且是茶余饭后解颐的妙品佳作。在艺术上，台湾的掌上小说不仅工于写人，而且精于取材、巧于营构、长于写情、善于叙事，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本书既是大陆读者瞭望台湾社会的一扇小巧窗口，又是广大文学爱好者、习作者学习微型小说创作的良好范本，富有参考与实用价值。

序 言

林如求

台湾文坛常把微型小说叫做“掌上小说”——巴掌大的篇幅，展在手心即可阅读，握在掌中便可携带……这些也许就是这个名称的内涵。台湾文坛又把微型小说称为“极短篇”、“超短篇”、“小小说”，但以我的愚见，似乎均不及“掌上小说”来得形象、亲切、有韵致。

台湾掌上小说异军突起是七十年代末期的事。一九七八年二月，台湾四大报之一的《联合报》首辟“极短篇”专栏，倡导文章说：“极短篇是一新尝试，希望以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大的内涵，使读者在几分钟内，接受一个故事，得到一分感动和启示。”之后又开辟“掌上小品”、“超短篇型副刊实验”等专栏，并进行一年一度的评奖活动，鼓励致力于写作优秀作品的作家与作者。踵《联合报》之后，台湾许多报刊如《中华日报》、《中国时报》等，也纷纷开辟了“小小说”、“极短篇”专栏，刊登微型小说；各种微型小说集如《极短篇》、《华副小小说》、《私房书》、《行到水家处》、《玫瑰海

岸》和个人集《袁琼琼极短篇》、《爱亚极短篇》等更如烂漫春花竞相开放，一时在台湾形成了一股“极短篇热”。这股“热”生机勃勃，历经十多个春秋而不衰，愈益受到读者的青睐。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学现象，究其原因，既与台湾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文学需求口味的更换、艺术欣赏心理和美学兴趣的改变有关，又与掌上小说在内容上贴近普通民众生活，迅速快捷地从各个侧面，以不同角度，反映台湾社会现实，描绘各阶层广大民众的精神风貌，揭示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敏锐地提出当代生活中人们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密切相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台湾掌上小说日益走向成熟，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从一定意义上说，文章越短越难写。因为文章越短，精粹度要求越高，即使微小的瑕疵也会成为现眼彰目的大病，俗语“大可纳垢小不藏污”就是这个道理。掌上小说短者三五百字，长者也不过千把字。在巴掌大的篇幅里，台湾的掌上小说高手出奇制胜，以小见大，以微显著，创作出了许多可以把玩再三的艺术精品，令人惊叹。

小说是写人的。工于写人，即把焦点对准人物，写活人物形象，应当说是小说四大家族——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的共同要求。但掌上小说因其“微”、“小”，可供作者笔墨驰骋的艺术空间毕竟太有限了。在这种艺术限制中，要用寥寥几笔艺术语言勾勒出人物的神韵，简直有如圆桌上溜冰。但正如歌德所说：“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只有法则给我们自由。”艺术的自由恰恰是从艺术的限制中求

得的。这里的关键是：事件要单纯，人物要少，笔墨要集中于写一个人物，通过一个或几个不但真实而且典型、不但典型而且富有动作性的细节，以突出特征式的传神刻画，从而使人物在有限的空间中活起来。随便翻翻本书，读读《结》、《恳亲会》、《化妆舞会》、《迷路》、《打电话》、《幸福家庭公司》、《红灯》等，你就会发现，台湾掌上小说作家不但善于运用白描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用个性化的语言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善于运用典型细节来突出人物的个性，用生活中闪光点来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些传统手法，他们运用得何等得心应手！

还不止如此，台湾掌上小说所以精彩隽永、具有诱人的魅力，以我观之，还有下列数端：

一是精于取材。

书法理论有所谓“写大字收紧，写小字放开”之说。掌上小说因其篇幅精短，决定了它不宜于“面”的展开而只宜于“点”的深入，即择其富有开发价值的一个“点”，用“放开”的手法，使这个“点”变得晶莹剔透，能多侧面地折射出现实生活的辉光。台湾掌上小说植根于生活的土壤，质朴无华，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所采撷的素材多是社会生活的某个场景、某个镜头、某个侧面、人们感情的一条触觉神经、心灵律动的一个音符、思想闪烁的一点火花，透过它表现出瞬间的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性格特征。这可以举吴念真的《新娘》为例。小说写的是新娘在没有见到婆婆之前，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怎样叫“妈妈”；但当见到慈祥的婆婆之后，从小

失母的感触顿时涌上心头，于是原先所有练习的东西全跑到爪哇国去了，倒反忘情地从心底里涌出“娘！娘”的呼喊。作品所选取的只是这么一个“称呼”。这称呼在日常生活中不是再平凡不过的吗？但经高手笔下点染，便成一篇感人至深的成功之作，令人叹绝。

二是巧于营构。

台湾掌上小说有场面式结构、纵向式结构（即三段式结构）、跳跃式结构、聚焦式结构、镜头组合式结构、回环重复式结构、双线交叉式结构、时空交叉式结构、气氛结构、象征结构、寓言结构……可谓花样翻新、异彩纷呈。小说的结构原则要讲求完整、和谐、统一。亚里士多德曾如此强调“结构的完美布局”，他说：“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摹仿，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诗学》）掌上小说在尺幅之内真能达到这种结构上的完美吗？试看沈因的《梅莉的晚约》。作品前半部写赴约前女主人公的梳妆打扮、戴耳环的情景，字里行间透出她的兴奋与激动。接着，作者道出原因：她要赴的是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同学的约会。她决定戴耳环而最后又决定不戴，临行时她与邻居女友的问答，非常细腻地表现了她对于爱的憧憬，渲染了爱的氛围。作品下半部写赴约，这是一场重头戏。小说先写彼此见面，重温旧情，一切都在女主人公的预料之中发展，是顺境。接着，小说由男主人公一句“到楼上去吧，我有一件东西给你”的短短话语捎带而过，便把情节推向高潮。他先给

她看一枚钻戒，继而又挑出一副闪光的钻石耳环给她戴。至此，读者一定与女主人公一样，想象那后面肯定是个罗曼蒂克式的喜剧结局。不料作品写到此处却笔锋陡转，通过男主角的表白，点明他带这些东西给她看，不过是为了跑单帮，准备便宜一点给她。一句“假如你要，我算便宜给你”，如一把尖刀刺入心窝，揭开了男主角的真正用心：他约她来相会，并非为了加深彼此的情谊，而只不过是把她当做推销自己商品的顾客。多么可叹：爱情在这里竟成了金钱的婢女！女主人如何对待这个负心汉呢？小说末尾写她机械地穿戴耳环并且“一下子就将耳环穿了过去”，读者不难窥探到她内心感情的汹涌波澜。看，就这么一个男女约会的情节，作者在不足千字的篇幅内，却写得声情并茂、首尾呼应、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既采用现代小说心理的描写方法，又综合了传统小说注重情节和细节的写法，显得有层次、有厚度、有力度，给人一种完美精致的感觉，实在是一篇匠心独运的佳构。

三是长于写情。

法国著名美学理论家狄德罗说过：“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台湾掌上小说写的多是人们熟视无睹、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琐事，但由于作者巧妙地拨响亲情、友情、爱情、乡情……这一根根感情的琴弦，来扣动万千读者的心弦，引发共鸣，从而产生了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看一看张至璋《会变金色的鸽子》吧！这篇小说犹如一首悼亡诗。作品前半部分“由物及人”：男主角从飞到阳台上的一只鸽子想到他的亡妻爱鸽，并回忆起二十年前他们恋

爱时看到的那群在夕阳中飞翔的白鸽变成金色的镜头。他悉心照顾这只鸽子，担心这只孤独的鸽子在风雨之夜的安恙，是因为他情有所钟，把这鸽子看成了亡妻的灵魂的化身。这就非常凝重而又曲折地把主人公热爱亡妻与怀念亡妻的真挚感情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来了。小说后部分又“由人及物”，写男主人公在为亡妻扫墓时想起昨日飞来的那只鸽子和二十年前一块看电影的情景，并看到了一群在黄昏的夕辉中真的变成金色的鸽子。这本不足为奇，但奇在男主人公痴情地把鸽子认作是亡妻灵魂的化身，忙着在这鸽群中寻觅昨日那只来“找”他的鸽子。作者把鸽子这一意象与主人公生死隔不断的坚贞爱情联结了起来，重章迭唱，寓情于物，奏出了一曲哀婉的恋歌。从情节来看，这篇作品实在无甚惊险、曲折或风趣可谈，但它之所以引人，正是因为它拨动了读者感情的心弦，而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四是善于叙事。

小说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叙事的艺术。台湾掌上小说即用第三人称作为叙述视角，又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在叙述、描写和表现手法上更是不拘一格：白描写意、比喻拟人、双关寓意、侧面烘托、悬念与误会、对比与重复、反转与斜升、意识流、内心独白、荒诞变形，以及诗化、散文化……简直无所不至。因为叙述描写的手法丰富多采，因此台湾不少掌上小说虽然情节淡化，但艺术性与可读性仍然极强，例如陈启佑的《永远的蝴蝶》，可称得上是一篇“情绪小说”。小说的情节非常淡：“我”和樱子在骑楼下躲雨，看到街对面的

绿色邮筒；“我”有一封要寄给南方母亲的信，但因为下雨，两人只带一把伞，樱子便自告奋勇帮“我”去寄信，结果过马路时遭到车祸。这封信的内容是“我”决定下月要和樱子结婚。作者写樱子遇难，并不写那个惨不忍睹的场面，只是从“我”的感觉中，首先听到“一阵拔尖的煞车声”，点出车祸发生；继而便采用变形的虚化写法，写我因情绪上的剧烈震荡而使自己的感觉发生了变形的错觉：“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这简直把这场不幸诗化了！接着，作者写“我”茫然呆立、似醒非醒的心理感觉：“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一切时间和空间都凝固了，“她只离我五米，竟是那么遥远”……继而，作者又进一步写男主人公情绪发展到顶点的炽烈状态——出现迷狂式的幻觉：又看到樱子穿白色风衣撑伞过马路帮我寄信，一会儿又看到樱子走到街心而永远停在那里。这个幻象是男主人公哀痛和爱恋之情炽烈化的结晶；就艺术美角度而言，更具虚幻、朦胧、荒诞的美学品格。全文以“我”的情绪为线索，从正常的感觉写到变形了的错觉，再至幻象化了的幻觉。这显示出主人公悲痛情绪的变化历程，因而于平淡中见新奇，令人一唱三叹。这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它的善于叙述描写之功。而周鼎《妻之出走》则运用现代派手法，写与后妻温存的时刻思念前妻，将现实与幻境、昨天与今天揉合在一起，运用时空交叉、同位对移，打破时空的界限，给读者扑朔迷离、恍恍惚惚的感觉，极富艺术技巧。

上述这些，是台湾掌上小说在艺术上的长处和成功之处，

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但无庸讳言，从总体上说，台湾掌上小说比起内地的微型小说来，不论是在题材的开拓与主题的挖掘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艺术上，平庸、单薄、浅露之作比例也更大，这是台湾掌上小说在其向精致完美的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不能苛求。

微型小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崛起，不仅是大陆、台湾文坛的盛事，而且是世界华文文坛的共有现象。内地的报刊，尤其是《台港文学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经常转载介绍台湾的微型小说。读者在欣赏之余，常有零散之憾，希望能集成一册，以供案头不时翻阅。为此我选编了这本《台湾掌上小说精品》，一者为内地读者打开一扇瞭望台湾社会的窗口，二者展示一下台湾微型小说发展的成果，三者给内地微型小说作者提供借鉴，也不无裨益。在中华民族共同文化根的基础上欣赏一下海峡彼岸的这朵文学奇葩，不啻一件赏心悦目的乐事。所选作品多系台湾历年得奖之作和内地读者不易见到的精彩之作；至于一般易见的作品，限于篇幅，只好割爱了。囿于资料和编者的涉猎面，遗珠之憾在所难免，只好俟日后有机会出续篇时再行补遗了。

此书在编辑出版中，承蒙海峡文艺出版社、《台港文学选刊》编辑部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1993年3月1日

草于福州凤凰池省文联

目 录

序 言	林如求	(1)
永远的蝴蝶	陈启佑	(1)
梅莉的晚约	沈 因	(3)
结	黄之桐	(5)
等 待	京之春	(7)
新 娘	吴念真	(9)
化妆舞会	郭丽华	(11)
幸福家庭公司	吴 地	(14)
美丽之旅	应凤凰	(16)
妻之出走	周 鼎	(19)
恳亲会	詹西玉	(21)
累 犯	于在涛	(24)
红 灯	罗燕如	(26)
打电话	爱 亚	(28)
迷 路	杨慎绚	(30)
卖身契	庄子明	(33)

黄丝带·····	喻丽清	(35)
门铃叮咚·····	杨子樟	(38)
妖娆女乘客·····	爱 亚	(40)
寻夫记·····	陈 宁	(43)
异类的接触·····	余心乐	(44)
短 兵·····	刘维夺	(48)
白 发·····	喻丽清	(50)
旁 白·····	清溪客	(53)
白医师的墓碑·····	周增祥	(55)
节·····	孟 慧	(57)
金老二的最后一夜·····	梁建民	(60)
两个女人·····	张至璋	(62)
八国联军·····	张天心	(64)
咖啡馆情调·····	童世璋	(67)
自作多情·····	夏 乡	(70)
冰人有罪·····	蔡碧航	(72)
恩爱夫妻·····	张庭祯	(74)
赢 家·····	杨璧华	(75)
爱情弥深·····	子 于	(77)
会变金色的鸽子·····	张至璋	(79)
东西南北·····	苏伟贞	(82)
清官能断家务事·····	宋仰原	(84)
孤 城·····	林文煌	(86)
莲雾树·····	李 宣	(88)

枪	林双不	(91)
蜕 变	蔡滢淇	(94)
祭 祖	孔 雀	(97)
那个周末	李秀玲	(99)
天 堂	冯辉岳	(101)
心 传	方 杞	(103)
心爱的	苦 苓	(106)
面 具	刘鸿鹏	(108)
白色的教堂	张霭珠	(111)
胖	杨 照	(115)
狩 猎	黄孙权	(118)
妇人心	张天心	(121)
树	郑文来	(123)
勇 夫	陈嘉宗	(126)
断线风筝	羊 牧	(128)
夜 归	沈萌华	(130)
牺 牲	李惠铭	(132)
告诉梅芳	林清玄	(134)
那一滩血	韵 恩	(135)
生日礼物	陈爱娟	(138)
大搬家	高蔡胜	(141)
海 鲜	桑 科	(143)
台北一梦	傅丰琪	(145)
破 案	苏思骏	(147)

救火车前导	方明塘	(149)
风 水	坡上客	(151)
教室与野台戏	草 湖	(153)
剪 报	王广仁	(156)
攀木蜥蜴	王家祥	(157)
孝 心	温小平	(160)
扫出来的兴	温瑞安	(163)
我得奖了	苦 岑	(166)
仙 丹	韩国义	(169)
婚姻篇	莫 然	(172)
搬 家	薛忆沔	(175)
百 合	黄秋芳	(178)
镜	郭良蕙	(180)
蓝蝴蝶	姬小苔	(183)
鸳鸯盗	苦 岑	(188)
太太对不起	苦 岑	(190)
爱情屋	平 路	(192)
明 明	高 阳	(195)
玩具手枪	蔡君诚	(199)
黑衣男子	隐 地	(202)
爱情谬论	黄秋芳	(205)
紫藤花事件	陈幸蕙	(208)
制 服	陈克华	(210)
渍	陈克华	(212)

永远的蝴蝶

陈启佑

那时候刚好下着雨，柏油路面湿冷冷的，还闪烁着青、黄、红的灯火。我们就在骑楼下躲雨，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我白色风衣的大口袋里，有一封要寄给在南部的母亲的信。

樱子说她可以撑伞过去帮我寄信。我默默点头，把信交给她。“谁教我们只带来一把小伞哪。”她微笑着说，一面撑起伞，准备过马路去帮我寄信。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眼镜玻璃上。

随着一阵拔尖的煞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

虽然是春天，好像已是深秋了。

她只是过马路去帮我寄信。这样简单的动作，却要教我终生难忘了。我缓缓睁开眼，茫然站在骑楼下，眼里藏着滚烫的泪水。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人潮涌向马路中央。没有人知道那躺在街面的，就是我的，蝴蝶。这时她只离我